

群众演唱丛刊



两姓之间

(话剧)

高延昌 江山

北京出版社

16710

861
cc16

群 众 演 唱 丛 刊

兩 姓 之 間

(話 劇)

高 延 昌 江 山

北 京 出 版 社

1964年

群众演唱丛刊 两姓之間 (話劇)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群众艺术馆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10/16 · 字数: 12,000

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统一书号: T 10071·723 定价: (5)0.07元

編者的話

我們為了滿足農村公社社員、廠礦職工和廣大青年開展業餘文藝活動的需要，配合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起到推動生產、鼓舞勞動熱情、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作用，選編了這套群眾演唱叢刊。包括有小型戲劇（話劇、評劇、歌劇），曲藝（唱詞、相聲、快板），歌曲和革命鬥爭故事等演唱材料。內容以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現實生活為主，同時也適當地編選一些革命歷史題材的節目。根據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單獨或匯集成冊，陸續出版。編選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生動活潑、方便演出。歡迎業餘或專業文藝團體採用，並可作為通俗文藝讀物閱讀。我們殷切地希望專業和業餘作者給予支持和幫助，更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幫助我們改進工作，以便能夠更好地為群眾服務。

1963年9月

时 間 一九六二年夏天。

地 点 郊区某公社生产队。

人 物 陈宗文——男，五十岁，生产队长兼支书。

陈春林——男，三十来岁，民兵队长。

曾广山——男，四十多岁，社员。

曾金良——男，五十多岁，没摘掉帽子的地主。

王白英——女，四十多岁，曾金良妻。

陈大兰——女，二十多岁，妇女队长。

民兵若干人，群众甲、乙等若干人。

布 景 一片茂盛的玉米地。台左由侧幕里露出两个街门，一个是生产队办公室，另一个靠庄稼地的门是陈春林的家。由家门旁过去，直通村外。台右由侧幕里露出一个门来，那是曾广山的家。由门旁直通村里。

〔二道幕前。

〔曾广山背着刚打来的羊草走来。曾金良由对方笑着迎面走来。

曾金良 是广山啊？打这么多草，你真是玩命的干嘛！

曾广山 嗨！瞧你说的，庄稼人不干活靠什么吃啊！

曾金良 可干了半天有咱们姓曾的什么好处啊？大权都掌握在他们姓陈的手里。

曾广山 （不耐烦地）我干我的活儿，我才不管那一套呢！（欲走）

曾金良 (上前拦住) 广山, 先别走啊! 你先把草撿下。我问你, 陈春林的猪吃你白菜的事就算拉倒了嗎?

曾广山 (放下草) 不拉倒还怎么着?

曾金良 怎么了結的?

曾广山 他答应赔錢, 还当着队长的面儿給我賠了不是。

曾金良 嘿嘿! 对陈春林也沒怎么样吧? 这叫“是亲三分向”! 胳膊肘能往外拐嗎? 本家当戶的哪有不向着的! 反正干部都姓陈, 斗不过人家。(瞟了一眼曾广山) 就說 春天选队长吧, 一举手全是姓陈的当选。咱們这小門小戶往哪儿摆?

曾广山 哼, 咱們姓曾的連个边都沒挂上。

曾金良 可也不能那么說, 你的名字到是有人提来着, 唉! 誰又理你那一号呀!

曾广山 (气愤起来) 啊! 好, 这叫鬧宗派。

曾金良 (又进一步刺激) 这叫刀把子在人家手里。

曾广山 別提了, 提起来叫人窩火儿!

曾金良 你曾广山干庄稼活儿是一把好手。他两个陈春林也不如你呀! 現在人家是当权派! 咱們是磨房的驴——听吆喝吧!

曾广山 选队长这事, 他們姓陈的鬧宗派, 外姓人受排挤。瞎! 这事沒法說, 咱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 干活吃飯, 人不犯我, 我也不算計誰。

曾金良 (假意关怀) 广山呀! 你是个紅臉汉子海量寬! 人家可要算計你呀! 往后做事可要小心点。

曾广山 为什么?

曾金良 小心人家暗地里給你小鞋穿唄!

曾广山 (一拍胸膛) 我这人行的正, 走的端, 心里沒有亏心事,

半夜三更不怕鬼叫門。(指草下)

曾金良 (咬咬牙,用仇恨的眼光送走曾广山) 穷小子!攔着你的。

[王白英背着一捆草上。

曾金良 (迎上去) 老婆子,你也打草去啦?看把你累的,你这是豁着命干呀!

王白英 不干?哪多咱才能把咱两人的地主帽子摘掉啊?

曾金良 唉!真是没法子啊!

王白英 你帮我把这点草背回去吧!(拿出一根绳子)我在地里捡了根绳子,是陈大兰拉下的。

曾金良 (接过绳子细看)绳头上有绿油漆?我知道这是谁的绳子。

王白英 谁的?

曾金良 (一阵狂笑)哈哈!这真叫冤有头,债有主!哈哈!

王白英 你笑什么?

曾金良 (对绳子冷笑着)陈春林呀,陈春林,俗語說的好: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想不到你也有大意之时。

王白英 (不明不白)你这是怎么了?

曾金良 (咬着牙說)自打土改,咱被扣上这頂地主帽子,咱們是忍气吞声的,見着穷小子們咱們得矮三輩儿!出門上街都得打报告,这叫什么日月呀!尤其是陈春林这小子,死盯着我。这不,队长今天又把我从园田組調到大田組榜地去。就我这身子骨能受得了嗎!大田組里干活儿的淨是党团员积极分子,这不是明摆着监督我!我要是放个屁陈队长都能知道。

王白英 那你咋办?

曾金良 (看这条绳子)一不做,二不休,有了这条绳子,我給他来一个借刀杀人。(将绳子往腰里一掖)說干就干。

王白英 (不解)你要干嗎?

曾金良 回头再說,你头里先走,我这就来。

〔王白英下。〕

曾金良 (喜形于色地白語)昨天,我偷偷开了陈春林的猪栏,叫陈春林的猪吃了曾广山的白菜,他俩吵起来了。今天我又得了这个宝贝,(指腰間繩子)我再給他来个火上加油,讓他們姓曾的和姓陈的吵吧,別叫他們幸福大发了,也好叫我出出十几年来来的这口悶气儿!有朝一日,大权能从姓陈的手里拿过来,我姓曾的也輕饒不了他們!叫那陈春林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得意地背草下,嘴里哼着小調儿)

〔远处传来几声鸡叫,二道幕徐徐拉开;天刚麻麻亮。曾广山打着哈欠由自家門里走出来,喚羊。〕

曾广山 咩咩咩!咩咩咩!(听了听沒动静,又喚羊)咩咩咩!……………

〔曾广山边喚边找,找了半天不見羊。天已大亮。〕

曾广山 (自語)咦!怪事!羊儿昨晚上还在圈里吃草,怎么一早就不見了?真他媽的見鬼!(越想越生气,嗓門越大)咩咩咩!(他走到陈春林門旁张望一下,又向門旁地里走去,突然他又喊起来)咩咩咩!(向側幕走去)咩咩咩,(双手掙腰气呼呼地走来自語)死羊躺在陈春林地里。看来还是用繩子勒死的!(細看由地里拣来的繩子)啊!这繩子还有綠油漆!我认得这是他的繩子!(用眼瞟了一下陈春林的家門,思索地)他会是这号人?可是这根繩子明明是他的!好!(越想越火,掖起繩子,对着陈春林的家門大声叫罵起来)他媽的,有本事跟老子干!別祸害这哑叭畜牲。挨枪子的,是好汉子你就站出来,咱們明刀明枪的干,別暗地里算計人!有

种的就明着来，老子要是眨眨眼皮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躲在背后放冷箭那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在曾广山叫骂的时候，曾金良身背粪筐悄悄上场。他装作吃惊的样子走到曾广山跟前，先探头四下张望，便悄悄地问。

曾金良 喂，大清早起你站在人家门口骂啥？

曾广山 （不理他，仍跺着脚骂）好汉子就走出来，孬种你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曾金良 （四下张望又悄悄问）大炮，出啥事了？（见他不理，便向陈春林白留地走去，见死羊后立即跑回来拉曾广山问）啊！你的奶羊死啦！怎么死的？

曾广山 叫人给勒死啦！

曾金良 噢！死一只羊能值多少钱，算啦！别骂骂咧咧地得罪人！

曾广山 一只羊值多少钱？你有几只羊？我那是只奶羊！奶羊死了羊羔子怎么活？（想想又骂起来）孬种，你出来！别跟哑叭畜牲作对！

曾金良 别骂啦！要是惹出祸来可了不得。

曾广山 怕什么！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拉！

曾金良 骂了半天，你到底骂的是谁？

曾广山 谁勒死我的羊我就骂谁！

曾金良 （背着粪筐绕着曾广山转了一圈）你这人就是大炮筒子。遇事也不先想想，就一蹦三尺高，唉，依我看还是拉倒吧！如今这世道软点好。

曾广山 （一拍胸脯）软一点？

曾金良 （冷笑几声）俗语说：“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咱们姓曾的是小门小户，人少姓单，能惹得起人家吗？

曾广山 (手拍胸膛大嚷)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好样的你站出来!

曾金良 (拉他一把)你这吓唬誰?你睜眼瞧瞧全队干部哪个不姓陈。你呀!孙猴儿折跟斗,能折出如来佛的手心嗎?

曾广山 管他媽姓陈不姓陈,哪个站出来我就跟哪个拚!

曾金良 大炮,可是冤有头,債有主,(四下张望)你得动脑子想想。平常日子誰跟你有仇?人家勒死你的羊想必是报复。明着人家惹不起你,知道你炮筒子脾气,一蹦老高,暗地里給你来个冷不防,把你的羊勒死了!在这队里人家是大姓,人多,干部又都姓陈。嘿嘿!我看你呀!曾广山,萤火虫的屁股——沒多大(亮儿)量儿!

曾广山 (沉思不语)……

曾金良 (看了他几眼,哏哏嘴脣)唉!人家人多干部多,枪杆子在姓陈的手里。說來說去你曾广山休想沾一丁点便宜!唉!今年春上选队长,要是把你选上就不会受这窝囊气了!真是的,怪我多嘴!怪我多嘴!(欲走)

曾广山 (一把抓住他)曾金良,你說凶手是誰?要不我这拳头可不认人!

曾金良 (装出害怕样子)广山,你可別拉扯我,我这地主帽子还戴着哪!我是属孙猴儿的,就怕唐僧念紧箍咒哇!

[曾金良用膀子一扛他,用嘴向陈春林家門一唠。便悄悄背着粪筐走了。

[曾广山气得擦拳磨掌,把牙咬的咯咯响,走到陈春林家門口,揮动拳头想捶門,想了想又止住了。这一切曾金良在背地里看見了。曾广山最后下了决心似地揮拳狠砸陈春林的門。

曾广山 有种的你出来！

〔曾金良見此情，暗暗一笑，說：“这叫坐山观虎斗”！急忙躲起来。

〔陈春林的門突然开了，一个猪头刚露出来就被曾广山踢了一脚，踢得猪嗷嗷直叫，縮回了头。接着一个彪形大汉迈著大步笑著走出来，站在曾广山跟前。

陈春林 广山哥，大清早就跟猪发脾气，为什么？

曾广山 （把眼一瞪）你問我？你敢走过来嗎？

陈春林 （上下打量曾广山）广山哥，是不是我的猪 又糟踏你的自留地啦？

曾广山 你別装蒜啦！这比糟踏自留地还厉害！（他揮揮拳头便跑回自己家里）

陈春林 （自語）奇怪！到底为啥冒这么大的火？

〔曾广山持矛子枪向陈春林家門闖去，被陈春林截住。

陈春林 广山哥，这可是你的不对了，上次猪啃了你的小白菜，你把它的小腿打伤，你又罵到門上来，我賠了你錢又向你賠了不是。还要怎么着？人可不能跟哑叭畜牲过不去啊！

曾广山 你才跟哑叭畜牲过不去呢！你为什么在背地里报复我？

陈春林 咱們是男子汉，誰也別卷着舌头說話。我啥时候报复你啦？

曾广山 （倒退几步，双手紧握枪杆）我不跟你磨牙，你要有种就往前站！

陈春林 （把胸膛一拍）你欺人太甚！看你能把我吃掉！来吧！来吧！

〔曾广山咬咬牙便掄起枪杆往陈春林头上打来，陈春林身高

力大，一轉身来个順風使船的勁兒，就把槍杆奪到手里，連曾廣山也拉抱在右臂膀內。曾廣山此時只是暴跳如雷，但沒勁可使。

陳春林 (笑着) 嘿嘿！廣山哥！你要打我也要把話說明了，我真有錯，情願脫下褲子叫你打。你現在這是什麼瞎胡鬧呀？

〔陳宗文由隊部門里走出來，他一見此情況便大聲喊着跑過來。群眾甲、乙隨上。〕

陳宗文 住手！住手！春林，廣山，你們這是怎麼回事啊？

群眾甲 你們這是怎麼啦？快松手，松手！

陳宗文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陳春林 (放开曾廣山) 您問他吧！

〔群眾甲、乙各自把陳春林和曾廣山勸開。〕

陳宗文 (問曾廣山) 怎麼回事？

曾廣山 (走開) 你問他去！

陳宗文 (又問春林) 春林，要知道你是幹部啊！總該懂點政策，有啥過不去的事非鬧到動武不可？

陳春林 我也不知爲了什麼，今兒個一大早起，他就沖我門口踩着腳罵。我一開門，他當頭就踢了豬一脚，拿槍又要撻豬，我一攔他，掄槍就要打我，我可沒還手。

陳宗文 嚕！一場糊塗官司！(問曾廣山) 廣山，你說說爲啥打架？

曾廣山 (一指陳春林) 他欺人太甚！

〔陳春林剛要答話，被陳宗文攔住。〕

陳宗文 廣山，別着急，把問題講清楚了。

曾廣山 當干部的都是你們姓陳的，大權在你們手里，說也沒用。反正我們姓曾的是小門小戶，活該受人欺負。

(要走，被陳宗文攔住)

陳宗文 廣山，你這話可不對，常言說得好，“吃菜吃心，听话

听音”，我們这些干部还不都是大伙儿选出来为咱貧下中农办事的？啥时候，啥事情上咱把曾、陈两姓分开过？你这說法是哪儿来的？

群众甲 是啊，这是哪儿的話啊！我也姓曾，过去姓曾的地主欺負咱們，今几个还有誰来欺負咱們啊！

群众乙 是啊，广山你这話可不对！

曾广山 (被問住了，愣了会儿) 大哥，是这么回事，昨天夜里我的奶羊还好好的，今几个一早发觉不知被誰用绳子給勒死了，扔在陈春林的自留地里。我这么一琢磨：过去，我和春林不和，昨天我們又吵了一架，准是他(指陈春林)把我的羊勒死的！

陈春林 (这时再也忍不住了) 你可真屈賴好人哪！你看我陈春林是干这种事的人嗎？

〔陈春林冲上前去，被群众甲拦住，曾广山也有点激动，被群众乙劝阻。〕

陈宗文 (对陈春林) 你先別起急！(又对广山) 你怎么认准了是他呢？

群众乙 对啊！可不能瞎猜疑人啊！

曾广山 (冷笑几声，面对陈春林，理直气壮地) 我有証据！咱們两人在一块儿打过草，你的绳子我认得，绳头上有綠油漆，(从腰里拿出绳子往地上一扔) 你們看，这勒死羊的绳子是誰的？

〔大家围上去看绳子。〕

陈春林 (撿起绳子細看，吃惊) 啊！这是我的绳子，可我沒干勒羊的事！

陈宗文 (接过绳子) 春林，绳子真是你的嗎？走，咱們一块先到那边看看再說！(思索地) 看来这里头問題不简单！

群众乙 这里头有鬼，走，咱看看去！

〔众人同下。〕

〔暗轉。〕

〔时近中午，片刻，陈大兰上場，走到队部門口，向里面张望。〕

陈大兰 队长哪儿去了？陈大伯，大伯！没人？这怎么办呢！我們小组草打够了，后晌干什么？（又喊）大伯，老队长！

（四处张望不见人，下）

〔陈宗文、陈春林、曾广山和群众甲、乙重又上場。〕

陈春林 （手握绳子，气愤地）这是誰跟我过不去，背地里栽我的赃，这心眼可真毒啊！

曾广山 队长，可不能白勒死我的奶羊啊！

陈宗文 （沉思一会）常言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广山，你先干活去，这凶手找不到，我赔你一只羊。

〔曾广山点头下。〕

陈宗文 （对群众甲、乙）你們也先干活去，先別在群众中嚷嚷这事！

〔群众甲、乙答应着下。〕

陈宗文 （对陈春林）春林，你好好想想这根绳子，这些天你用过沒有？

陈春林 （思索）对，前两天我把绳子借給陈大兰妇女組去打草了。

陈宗文 （点头）噢，好吧！你也干活去吧！（陈春林欲走，陈宗文又把他叫住）春林，在地里可別乱吵吵啊！我找陈大兰去。

〔陈春林叹口气下，陈宗文又拿出绳子仔細琢磨着。〕

陈宗文 （自语）这根绳子里有文章呀！

〔陈大兰在幕后喊：“大伯，大伯！”听有人喊他，忙把绳子掖在

腰里，大兰上。

陈大兰 大伯，后晌我們妇女組干啥活茬？

陈宗文 大兰，后晌你們到菜园子摘豆角吧！

陈大兰 好啦！（欲走）

陈宗文 大兰，先別忙着走！

陈大兰 大伯，啥事？

陈宗文 大兰，前两天你們妇女組借过陈春林的绳子嗎？

陈大兰 对，对，是借过一根绳子，我正找呢！您見着了？

陈宗文 怎么，你把它丢了？

陈大兰 您听我說，昨天我在地里打草，临收工时，公社刘書記找我去談点事，等我回来，人都收工走了，绳子也不見了。我和王白英是一个組，我想大概是她把绳子給我捎回来了。后来我去問她，她說……

陈宗文 她說什么？

陈大兰 她說沒看見，不知誰拿走了！

陈宗文 那好，咱們再問問王白英去。

陈大兰 （拉住陈宗文）大伯，我先向您反映个情况。

陈宗文 好，你說吧！

陈大兰 在我們妇女組里，近来有些謠言。

陈宗文 什么謠言？

陈大兰 說咱們大姓欺負小姓人家，咱們姓陈的当干部光为姓陈的办事，姓曾的吃亏！

陈宗文 原来是这样！大兰，这是誰說的？

陈大兰 我追查半天也沒查出来是誰說的。我看，有些人还有点顾情面，不肯直說。

陈宗文 对，这件事情你再細致地追查一下，咱們走！

〔二人刚要下場，王白英和曾金良从对面上，曾金良瞥見陈宗

文二人，急忙躲藏起来。

王白英 大兰，噢，队长，您也在这儿，大兰，咱们后晌干啥活啊？

陈大兰 后晌咱们到菜园子里摘豆角。

王白英 那我回家拿个筐子去。（转身欲走）

陈大兰 你先等等，有个事要问你。

王白英 什么事？

陈大兰 还是问问昨儿个我在地里丢的那根绳子，你捡着没有？

王白英 （一惊）啊！绳子，我昨儿不是跟你说得明明白白的，我没瞧见。

陈宗文 你走的时候还有人吗？

王白英 好像没了，不过我也没注意。

陈宗文 （严厉地）你要老实点，你没见谁拿啦？

王白英 （结巴起来）没有，没有……大概许是……

陈宗文 大概，许是，大概什么？

〔正在这时，曾金良突然上场。

曾金良 （冲向王白英）没见着就是没见着，你这嘴可别胡说乱道，赶快给我回家去。

陈宗文 曾金良，干吗为一根绳子，你就发这么大的火？

曾金良 嘻！队长，我这成份不好，胆子小，怕她嘴里乱说乱道，惹出是非来！

陈宗文 什么是非？

曾金良 我成份不好，怕担责任啊！

陈宗文 常言说的好：“纸里包不住火”！你要老实点，不许你乱说乱动！你们先下地去吧！

曾金良 是，是，我这就去。

王白英 队长，我們就走。

〔曾金良、王白英下。〕

陈宗文 大兰哪！看来問題就出在这两个人身上。我先去公社，你也下地去吧！（欲走）你来！

〔陈宗文与大兰耳語，大兰点头，二人同下。〕

〔曾金良和王白英又悄悄上，見陈宗文和大兰走远，低声說話。〕

曾金良 你拿绳子的时候，有人看見嗎？

王白英 （思索）好像誰看見了，嗯，对，玉梅那丫头看見了，她可沒說什么。

曾金良 （吃惊）啊！玉梅看見了！（逼問）你怎么不早說啊？嘿嘿，你这个害人精，事情都坏在你手里啦！

王白英 怎么又怪我？

曾金良 （垂头丧气）不怪你怪我，怪我粗心。完了，这下子全完了！姓陈的这帮穷鬼还能饒得了我？他，陈宗文，这个臭扛长活的，土改时带头斗争我，分我的地、分我的房。这会儿他又去公社报告啦！（手抱脑袋）啊呀！露了餡啦！这个鬼地方也呆不住啦！不行，我不能就这样等着他們来抓我、斗我。（坚决地）走，对，我得走，赶紧走！

王白英 你要走，可不能扔下我不管呀？

曾金良 你別嚷，咱們回家商量去。（二人同下）

〔暗轉。〕

〔黄昏时分。陈春林扛着小鋤奔向自己家門。稍停，几声狗叫，曾金良身背小包袱鬼鬼祟祟走来。他东张西望，悄悄地向外村大道走去。突然，曾广山手持小鋤上，曾金良急忙躲